



一天一夜

孙 谦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一 天 一 夜

孙 谦 著

一 天 一 夜

孙 谦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草舍版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公厘 $\frac{1}{36}$ ·印张2·字数55,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650册 定价:0.20元

统一书号:10061·145

内 容 說 明

山西省文平县在大跃进的一天一夜中，发生了这么许多事情：矿区找到了铁矿，八小时内建立了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铁工厂制造出了炸药；截潜流的水利工地用铁工厂制的炸药爆破，引出地下水，为广大农田开辟了新的灌溉水源；熬硝工人们发明了从卤水中提炼化学肥料……。这一切成就都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获得的。剧本描写了县委书记金振基和各个战线上的干部怎样围绕着亩产千斤的新指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创造了这些奇迹。剧本反映了农村大跃进的气势和干部、群众冲天的干劲。

第一章

一九五八年八月，星期天。

山沟的黎明。曙光初现，残月在天。静静的山巒，閃亮的庄稼。稠密的高粱穗，耀眼的启明星。

弯曲的山間公路。車灯象萤火虫似的急逝着。

李玉如騎着自行車从坡路上馳下来。

她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短髮，浓眉，脸色有点黑，眼睛却非常有神。她是文平县委工业部长，是个热爱工作的人。

轉过山角，山沟寬了。通紅的火光映到李玉如脸上，她抬头向远处望着——

这是普桥煤矿的地盘。远处，电灯通明，夜班工人从坑口里往外运煤。近处，土法炼焦池中火光熊熊——火光映紅了山沟，燒紅了天。炼焦池很多，但有两个焦池是特別的：焦池頂部被石块和泥巴堵死了，火焰从火口冲出来，冒的有五尺高；焦池外边修有两三个出油口，黃褐色的煤焦油从出油口流进油桶里，潺潺作响。

火光中，炼焦工人們忙着跑来跑去。煤矿矿长老武和工人們一道忙着。

李玉如喊了一声：“老武！”然后飞也似的向炼焦厂馳去。

青年工人：“武矿长，李部长来了！”

老武：“啊呀，她腆着那么个大肚子，来这里干什么？”

轉眼間，李玉如已經来到了。老武赶忙去帮她扶車。李玉如下了車。这时候，我們才看出来她是个已临月的孕妇。

老武：“老李，深更半夜的，你騎着車子跑，不怕出乱子？”

李玉如：“不要紧。”

老武：“怎么不要紧——你是第一胎……。”

李玉如：“任务紧啊！老金给我来了电话，他说，咱们县的粮食产量指标，可能提高到一千斤……”

老武：“一千斤？”

李玉如：“平均亩产一千斤，不简单呐！要是没有大量的肥料供应——呃，老武，你们的黑矾有多少？”

老武：“先别说黑矾，你看这是什么？”

老武打开了出油口的龙头，褐色的煤焦油畅流着。

李玉如：“噢，你们的煤焦油提炼成功了？”

老武：“完全成功——有汽油，有煤油，还有柴油……”

李玉如：“这一下，咱们县的拖拉机和柴油机可不愁燃料啦！”

老武：“还有呢，这黄水儿——煤焦水儿，是很好的肥料。”

李玉如：“肥料？”

老武：“里边含铵不少，肥效很高。”

李玉如：“好极了——你给县委报过喜了吗？”

老武：“报过了。老金刚才还来过电话呢！”

李玉如：“他说什么？”

老武：“他让把所有的煤焦池都改装过来。”

李玉如：“对，马上改装！”

老武：“那不正在改吗？”

透过烟雾，可以看到有十几个工人正往大焦池里运煤——有的工人正在焦池里修火道和油孔。

李玉如：“好啊，又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呃，黑矾呢，有多少存货？”

老武：“赶都赶不上呢，那儿有存货？——你看，昨晚是礼拜六，工人都没有休息，明天——不，今天是礼拜天，还得加班。”

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向黑矾厂來。

黑矾厂緊挨着煉焦厂，露天下，十多口熬黑矾的大鍋冒着白氣。炉火通紅，人影綽綽。

青年工人：“喲，李部長！”

老年工人：“李部長，你給咱們解決個問題吧！”

李玉如：“什麼問題？”

老年工人：“你看，人家農業社的許多大車，等着拉黑矾，可咱們只有這麼幾口鍋——熬不出多少黑矾來呀！”

李玉如：“老武，為什麼不多安幾口鍋呢？”

老武：“買不到啊——大鍋缺的很！”

李玉如：“呃，我告訴過裕記鐵工厂給你們鑄鍋呀！”

老武：“我催過好幾次啦，可是魏友松連一口鍋也沒給我們送來！”

李玉如：“這個魏友松真是亂彈琴！”

二

在一個堆滿廢鐵的院子裡，並排安着五座小型熔鐵炉。電動鼓風机吼叫着，熔鐵炉裡噴着藍色的火焰。在昏暗的電灯光下，光背的工人們忙着熔鐵、鑄模、澆鐵水——鐵花在晨光中飛濺着。

鐵工厂廠長魏友松，是個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黑大漢。他那象塗了油的臉上流滿汗水，好久沒刮剃的落腮鬍上，落着些塵土和鐵屑。現在，他正幫着工人們澆鐵水。

離魏友松不遠處，站着農工部長胡如槐。

胡如槐也是個黑漢子。一身農民氣質。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可是額頭上卻有許多皺紋。他穿着的衬衣前襟掖在褲子裡，後襟卻露在褲外。但是，他給人的感覺卻是渾身充滿力量，有朝氣，有毅力。

胡如槐：“老魏，怎麼樣？咱不要多的，你只給我鑄五十部水車。”

魏友松：“老天爷，五十部，連五部也鑄不出来——胡部长，巧媳妇难作无米飯，咱这儿沒有鉄！”

胡如槐：“这些不都是鉄嗎？”

魏友松：“这些啊？这些鉄用处大呢！水利工地上要小鉄軌，普桥煤矿要熬矾大鍋，各社的卤水房又要大熬鍋……”

胡如槐：“呀呀，你別哭穷啦——給我鑄二十部水車，怎么样？”

魏友松：“好我的胡部长，你当我不願意給你造水車？我是沒有鉄……”

胡如槐：“那給先造十部？”

魏友松：“这样吧，讓我向李部长請示一下——她要是讓把这些鉄都給你造水車，我馬上就給你造。”

他們边走边說——当他們走到办公室附近时，電話鈴在不停歇地响着。

魏友松：“这是誰啊，半夜三更的打电话？”

三

李玉如和老武在煤矿办公室里等電話。電話老不来，李玉如急的直敲電話机的彈簧。

老武看了看牆上挂着的日历。

老武：“昨天是礼拜六，魏友松准是回家睡覺去了。”

電話来了。

李玉如：“喂，你是老魏？怎么老叫不通，回家睡覺去啦？”

魏友松：“回家睡覺？我哪儿有那福气啊？刚忙着給老武他們鑄了一陣熬矾鍋，現在又讓胡部长擰住了。”

李玉如：“胡部长？哪个胡部长？”

魏友松：“农工部胡如槐……”

李玉如：“他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魏友松：“他讓我造水車……”

李玉如：“你那儿有鉄嗎？”

魏友松：“哪儿有啊？造了鉄軌，鑄了熬硃鍋，我們就得停工啦！”

李玉如：“停工？那怎么行啊！”

魏友松：“不停工怎么办呢？沒有鉄啊！”

李玉如：“要想办法……”

坐在魏友松旁边的胡如槐忍不住了。

胡如槐：“老魏，把電話給我。喂，老李，我是胡如槐……”

李玉如：“胡如槐，你这个坏小子，不是正开县委会嗎，你怎么跑到鉄工厂来了？”

胡如槐：“我是开小差儿跑出来的。”

李玉如：“你这个渾小子！”

胡如槐：“老李，水車还是得給我們造啊——指标已經提到一千斤啦！平均亩产一千斤啊，不解决提水工具怎么行？”

李玉如：“可是咱們沒有鉄呀！”

胡如槐：“沒有鉄得找鉄啊！”

李玉如：“我不是正在找嗎？我在乔家山跑了五六天啦，鉄矿不好找——連一块矿石也沒有发现！”

胡如槐：“那——喂，老李，水車还是得給我造几輛，那东西用不了多少鉄。”

李玉如：“这你和老魏商量吧。”

胡如槐：“好……”

李玉如：“喂喂，老胡，你可是不得假傳圣旨呀，有鉄就造，沒鉄就不能造——你要是把熬硃鍋給耽誤了，我就不給你拨肥料。”

胡如槐：“啊呀呀，你放心，我又不是土匪……”

李玉如放下電話耳机，疲倦地坐下来。

李玉如：“鉄，哪里都要鉄，可咱們就是沒有鉄！老武，这日子不好过啊！”

老武：“呃，老李，这铁矿石是个啥样子？”

李玉如从挂包里拿出来两块矿石。

李玉如：“这是中学的两块标本——你看看。”

老武拿起矿石来掂量着，辨认着。

老武：“这东西好象在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我们这
里有这东西！”

李玉如：“在哪儿？”

老武：“就在对面山上！”

李玉如：“真的，还是骗我？”

老武：“不信，咱们看看去！”

李玉如：“和这一样？”

老武：“完全一样！”

李玉如：“走——看看去！”

……石头山，陡坡。老武带着李玉如和五六个工人向山顶上爬着。东方发亮了，山色如画。坡太陡，走的快，人们喘气了。

老武：“爬不动了？”

青年工人：“爬得动！”

老武：“来个急行军怎么样？”

青年工人：“好啊！”

老武：“大家注意！目标：山顶上的石头，跑步前进！”大家向山顶上跑着。一个老工人追上了老武。

老工人：“老武，你怎么不管老李啦？”

老武：“怎么？”

老工人：“老李……”

老武：“啊呀，我给忘了！——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老武扭身跑到李玉如跟前。

李玉如：“怎么不走啦？”

老武：“坡太陡，你……”

李玉如：“我能爬得动……”

老武：“要不，你在这里等我們——我們上去……”

李玉如：“走吧，別囉嗦啦。”

老武：“那咱們慢点走。注意啦，繼續前进。”

李玉如：“你这两声喊的不錯呀！”

老武：“抗战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我还是咱們金書記的老部下呢。”

李玉如：“老金也在这里打过游击？”

老武：“打过。那时候，他是区委書記，我是民兵队长。有一次，我們和敌人在山下那条河里遭遇了，那一仗打的很惨。敌人比我們人多，我們只好往后山上退……”

……游击战士們往山上跑，日本兵和伪軍也往山上跑。汗水淋漓的老武和金振基爬上了山头。往下一看，敌人也爬上来了。

老武：“老金，敌人上来了！”

金振基：“打！”

老武：“沒有子弹了！”

金振基：“用手榴弹……”

老武：“手榴弹也光了！”

金振基：“用石头砸！”

战士們撿起了石头，向敌人砸去。石头！石头！敌人吃了亏，退下去了。

战士手里拿着石头，金振基手里拿着石头，老武手里拿着石头……

……老武和李玉如他們在山上找到了矿石。

老武：“就是这种石头。”

李玉如：“这就是鉄矿石！”

老武：“看这有多少！”

李玉如：“这可找着宝了！”

一个年輕工人跑上山来，大声喊着：“李部长，你的电话——县委办公室找你！”

四

小县城的一条僻静的街道。早霞已红，县委会的灯光却亮着。办公室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办公桌很挤，电话机不少。在这里工作的人已通宵未睡，但工作却逼着他们安静不下来，人们在写指示、发命令，查对数目字，向上级打电话……。这间屋子是全县的神经中枢，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跃进的情绪、气氛和节奏。

秦效农是办公室副主任，大约有二十六七岁。他长的很清秀，有点象白面书生，实际上他是个民兵出身的工农干部。他的眼皮略有点浮肿，可是精神很饱满。他一手拿着电话耳机等电话，一手却在修改文稿。

秦效农：“喂，喂，……‘亩产千斤的关键是水、肥和田间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水和肥’……‘谁要误过这个三伏天，谁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亩产一千斤’，这个口号好！……”

这时，一个穿着运动衫的大姑娘——县委秘书常月秀，手拿文稿，走到秦效农桌边来。

常月秀：“秦副主任，煤焦油提炼成功的稿子写好了……”

秦效农：“好快啊！”

他接过了稿子，看了看手表。

秦效农：“呀，来不及看了，马上就要开始广播了！”

常月秀：“那我给他送去吧！”

秦效农：“对，跑步，越快越好！”

常月秀跑走了。秦效农喊了两声电话，电话里没有声音。他又看着文稿。

秦效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突击水利建设，突击找肥源’……‘为了实现亩产千斤的指标，全县人民立刻行动起来’……”

他把文稿校完了。

秦效农：“雷天印，赶快送给文印室。”

雷天印：“文印室的人都回家了。”

秦效农：“那我们自己动手印吧！”

雷天印拿走了文稿，秦效农又喊电话。

秦效农：“喂，喂，噫——，李部长到哪里去了？……马文举，你给各乡打电话，让他们把肥料储备的数目字报来——金书记要。”电话来了。

秦效农：“喂，你是李部长？我是县委办公室——秦效农。

喂，李部长，金书记说，请你马上回县委会来！”

李玉如：“回县委会？什么事啊？”

秦效农：“请你回来搞办公室的工作，当主任……”

李玉如：“让我当主任？——我不回去！”

秦效农：“你怎么能不回来呢？这是金书记……”

李玉如：“我知道就是他的主意……”

秦效农：“不不，这是书记处决定的……”

李玉如：“书记处决定的？……喂，怎么不讲话啦？秦效农？秦效农……”

忽然爆发出来轰轰响的音乐。在音乐声中，出现了女播音员的声音：“文平有线广播站，文平有线广播站……”

李玉如还在拍打着电话机的弹簧。

老武：“开始广播了，电话不通啦？”

李玉如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广播盒，放下了电话。

老武：“回去吧，既然书记处已经决定了……”

李玉如：“准是老金搞的鬼——要是我生下个女儿来，我就不让他结婚，省的麻烦！”

老武：“嗨嗨，女儿还没有出世呢，你倒忙着当老顽固啦，这事儿能由得了你？”

李玉如：“这么一来，铁矿的事儿怎么办呢？”

老武：“怎么办？修高炉，开铁厂！”

李玉如：“好，就这么决定吧——你要有什么困难，还是给我

打電話。”

老 武：“免不了麻煩你。”

李玉如一邊收拾掛包，一邊發牢騷。

李玉如：“……我們這個老金啊，簡直快變成個老太婆啦，這也要照顧，那也要照顧……”

老 武：“他還不是為了你嗎？”

李玉如：“為了我？我又不是小孩子！”

老 武：“可是你現在要生小孩子啦。”

李玉如：“人家農村婦女生孩子以前，不照樣上地！”

老 武：“好啦，好啦，快走吧——今兒是星期天，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李玉如：“休息！回去我得和他們大吵一頓——說什麼，我也不搞那個辦公室！”

老 武：“吵來吵去，你還得服從！”

李玉如：“你和他總是一個鼻孔出氣！”

老 武：“我們是老戰友啊！”

他們走出了辦公室。外面，紅日東升，輕霧飄忽。礦區的早晨，許多戴柳條帽工人向坑口走着。

李玉如：“呀，太陽倒出來了！”

老 武：“你以為還早嗎？”

李玉如：“老武，肥料問題要抓緊，鉄，也不要放鬆——你這担子夠重的啊！”

老 武：“你放心，我這老骨頭還撐得起來，再說，你看看我們那些工人，有了他們，什麼任務也能完成！”

李玉如：“好，祝你成功！”

老 武：“祝你早生貴子！”

五

縣委辦公室的燈還亮着，人們還在忙着。馬文舉正用算盤計算

数目字，雷天印和另外一些人正印文件。秦效农和常月秀正分发文件。秦效农实在困了，他一边摺文件，一边就睡着了。常月秀听见了秦效农的鼾声。她想叫醒他，可是一看他睡的那么香，就不忍心叫他了。正在这时候，门帘响处，走进来一个大个子中年人。

常月秀轻轻地喊了声“金書記”，但是秦效农沒有听见。

金振基是个健壮的人。額头很大，鬢角的頭髮已經脫了不少。他有两只閃亮的眼睛，虽然眼白上布滿血絲，但他的精神很好，他絕不象我們在电影上常見的那类县委書記。因为工作太多太紧张，他忙的連鬍子也沒刮。他穿着一條多縐的灰布褲，他的白衬衣也穿久了，既不白，又縐折，他高卷袖口，好象刚从地里劳动回来似的。一进屋門，他就隨隨便便地說道：“決議印出来了嗎？”

雷天印：“正在印。”

金振基：“怎么你們印？”

雷天印：“文印員早下班了！”

金振基：“这倒好，咱們一块儿苦战！”

在金振基說話时候，常月秀偷偷的拉了拉秦效农——他睡的太香了，輕微的拉动一点也惊动不了他，常月秀用劲拉了他一把，秦效农醒了。

秦效农：“嗯，嗯——啊呀，这是怎么搞的！”

金振基：“怎么搞的，困了吧——要不是有人拉你呀，你能睡到明天早晨！”

常月秀滿臉緋紅，赶忙坐到她的椅子上了。

秦效农：“拉我？誰拉我？——誰也沒有拉我呀！”

金振基：“好拉，你就痛快睡一觉吧。反正今天这个星期天是休息不成了，咱們县委办公室要組織一个检查组，出发到各地检查去。检查的重点是农田和水利。检查的目的是促进各个战綫的跃进速度……”

秦效农：“这个检查组要多少人？”

金振基：“我，你，再配备三两个人，还要一个女同志，作妇

女工作。”

秦效农：“那讓常月秀去吧。”

金振基：“好嘛，这叫公私兼顧——你要保証讓大家睡一个鐘头。”

秦效农：“这用不着保証，說睡，一閉眼就睡着了。”

胡如槐跑了进来。

胡如槐：“散会了。”

金振基：“人呢？”

胡如槐：“在院里——他們要急着走呢！”

他們向院里走去。

六

院里碼着許多自行車。人們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談話，有的已經推着自行車要走了。

金振基：“帶上決議走——等一等。”

某县委：“任务要紧，平均亩产一千斤，不简单呐！”

胡如槐：“依我說，千斤指标并不算高……”

某县委：“还不算高？”

胡如槐：“高什么？——你不种着試驗田嗎？”

某县委：“当然种的。”

胡如槐：“定了多少产量？”

某县委：“两千二”

胡如槐：“既然試驗田能产两千二，为什么別的地就不能产一千斤呢？”

金振基：“大家安靜一点。老胡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意見。咱們的具体作法里，要加这么一条：把試驗田的措施，推广到一般地里去。”

又一县委：“这好办，主要是水——沒有水……”

青年团書記周以德忍不住了——他是截潜流工地的負責人。是

个转业军人。短頭髮，大眼睛，語言急促，很有股青年劲儿。

周以德：“水的问题——我們截潜流工地，保証在三天之内，把水截出来！”

金振基：“截潜流工地是咱们的命根子，它能浇全县的一多半土地……”

周以德：“我們苦战三晝夜……”

金振基：“要发动群众，想办法，找措施——我今天就到你們工地检查去。”

周以德：“欢迎你来！”

这时候，有人已經等急了，跑到办公室門口，大声的向秦效农要文件。秦效农直說“快了，快了”，人們也直嚷“快发吧！”这时候，金振基又拉住了胡如槐。

金振基：“老胡，肥料問題怎么样？——大家找到什么新肥源啦？”

胡如槐：“找到一些，都解决不了大問題——有个大肥源……”

金振基：“什么？”

胡如槐：“咱們县，哪个村都有硝房，熬硝剩下的卤水……”

金振基：“用卤水……”

胡如槐：“他們說，怕碱气太大，蝕坏地；我主张化驗一下，看能提出什么东西来。”

金振基：“要是真能从卤水里提炼出肥料来，那可就解决大問題啦，——記錄記上了嗎？”

胡如槐：“記上了。”

金振基：“这事交給办公室，讓他們馬上組織人化驗！”

秦效农抱着一大迭文件走出办公室来，人們立刻就围住了他。

众 人：“給我們！給我們！”

金振基：“同志們，靜一下！”

人們安靜了。有的人悄悄的領文件，有的人抽着了烟，有的人坐在車架上。